

太原市总工会

5556



工人小說散文選

太原市总工会編

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丛书

编 委 会

马晋乾	孔详德	王京胜	王秀春	王绍曾
王振佳	文时夏	田 毅	华 敏	李志强
李晋文	杜德济	陈为人	张桂根	郭宇一
韩宝龙	赵国增			

目 录

小 俊 (小小说三篇)	张桂根 (1)
一把钥匙	闫安广 (12)
杨育英和王玉来	王文生 (30)
永不分离	鲁克义 (36)
印刷机的故事	兰光斗 (49)
师与徒	鲍世宁 (61)
绝 技	鲁克义 (75)
又是一个战斗的早晨	哨 音 (91)
编剧记	胡经伦 (96)
桥	李进才 (101)
一根柱子	王茂兴 (112)
新上任的检验员	陈为人、沈豪、胡经伦 (118)
大车王忠	张石山 (130)
年轻人的故事	赵惠先 (149)
爱挑刺的老伙计	白俊凯 (167)
万分之一	龚 融 (177)
三个安全员	陈为人 (184)
高火山	靳植柄 (209)
眼 力	冯 曦 (230)
新 婚 之 后	孟 钊 (240)
父 与 子	河 水 (251)



外省产品.....	薛宝新(267)
在中秋节的圆月下.....	致真(277)
虽然她还不是海燕.....	刘继来(298)
新算盘.....	刘亚林(318)
洒着泪花的挽联.....	郭宇一(323)
桔.....	田毅(340)
抢救.....	李留柱(348)
金老贵.....	贾云辉(357)

散 文

天天向上.....	李保平(370)
柳.....	马晋乾(375)
前进, 奔腾的矿山.....	太钢工人创作组(378)
车间灯火.....	刘亚瑜(387)
迎春花开.....	田毅(391)
十月的子孙.....	张杰云(394)
金花籽.....	石砾(397)
手.....	游铎(400)

小 俊

张 桂 根

嘿！你们议论的是咱那徒弟小俊吧，哈！哈！这孩子真不错，干点啥事儿，真让人打心眼里喜欢，最近有人给她送了个外号叫“巧姑娘”，这正合我的心意。你别看她年纪轻轻，孩子气挺大，心眼儿呀，实在是够用了。不过她还真有点怪脾气，做啥事儿你要瞒着她，她就要闹哭鼻子。

记得，是去年的一天……

我从车间开会回来，一进工房，她就嚷着叫我：“张师付，开啥会来呢？”当时，我实不愿意随便公开改进多刀折页机的事儿。因此，就瞒着她说：“没有啥，布置生产任务来。”说也奇怪，不知道她啥时候得知的消息，我刚说完，她就头一歪，眼一瞪的搭上腔了：“张师付，你别瞒着我，明明是到车间研究改进多刀折页机的事儿，怎么能说成……”她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当时却弄得我这当师付的脸红脖子粗，下不了台。

我一想不对头，这小鬼跟咱没几天，本事还没学下一点点，倒敲打起师付来，还了得，不给她个厉害，以后可怎带她呢？于是我就板着脸走近她说：“小俊，你别这样多咀，改进不改进与你没啥，老老实实学你的技术吧！真是……”可能我往她跟前一走，她就觉察到了，不等我说完，就急着解释说：“不！不！张师付，我不是说你改进不对，我是说

告我一声，我也帮着你做点事儿，做点事儿……”急得眼眶里直滴着泪水。

晚上，厂里苦战闹革新，我想：小俊白天受了气，我又没告诉她加班，晚上一定不会来的。

谁知晚上赶咱跨进工房时，她早把试验多刀折页机用的物件准备齐了。咱还没伸手，她就甜甜地叫了几声师付，你就是铁打的心吧，还能不动吗？

我说：“小俊，你来的真早呵？”

她害羞地说：“不！张师付，我刚来。”

其实哪儿是刚来呢？工具、材料，要啥有啥的准备的齐齐整整，真让人从心里喜欢她。就在当天的夜里，小俊邦着我解决了纸打皱折的问题，正式试验成功了多刀折页机。小组插上了红旗。受到了车间的表扬。生产由过去一天折两万张页子，猛提高了三倍。

打这以后，咱就把小俊看到眼里了，不论大小事儿，只要一跟她商量，她就给咱出主意，不增一斤，也增八两。那怕订个小组计划，她也能当当参谋，如何订得先进，如何措施具体。

今年厂里掀起更大的跃进高潮，小俊显得更活跃了。不是摸摸这，就是弄弄那，那象炮弹似的问题，直叫人来不及回答。

前些日子，车间建议要我带动大家在国庆前夕，把折页工序全部实行机械化操作，你说这个课题多难啊，改进个简直工具，或配个机件，咱还能凑合着办，要是空着手唱这台大戏的话，嗷呀呀，可真有些揽不下来。有的人一定会说咱思想没解放，革命干劲不大，不！咱决不是那号人。几年来

厂里大闹技术革新，咱总是一马当先，动脑筋。在革新光荣榜上，不敢自夸，还老是乘火箭的把式哩！

但话还要说回来。折页工序机械化，这是党交给的任务，是超额完成五九年国家计划的一个关键，必须坚决突破它。

谁知我还没有考虑下个模样儿的时候，小俊早已动上脑筋了，一套新式折页机的草图画得有条不紊。一看草图呀！它就象吸铁似的吸住咱了。从机器的结构，一直到每一个机件的效果，倒还是满科学的。一时高兴，咱握着小俊的手，真不知说点啥好。可是小俊呢？并没有显出一丁点自豪，只是谦虚地问：“张师傅，你看这草图有点门路不？”接着又咬着我的耳朵低声说：“张师傅，这可是要暂时保守秘密呀，要不，试不成功，该……”说着又怪不好意思的望着咱笑了，红润的脸蛋上，显出一付坚信成功的表情。

上班的气笛拉响了，我没有先去吃饭，乐滋滋的拿了草图，飞快的奔向党委办公室。党委总书记详细的分析了草图，觉得很有科学道理，就给技术室打了电话，让派个有经验的技术员协助搞，还从道理上给咱鼓了鼓气。下午上了班，我把党委大力支持的话，给小俊一说，她象长了翅膀似的拍着手，一下竟蹦了三尺高，看她那个乐劲吧！

从这天起，小俊干脆把铺盖就搬到工房睡来了。她没有学过木匠，但在修理车间王金保师傅的指导下，既会使锯，又会使锤，一个崭新的机器模型，眼看就要制成。

一场紧张的试验开始啦！党委赵书记、车间刘主任，还有很多老师傅们，昼夜不息地和我们战斗在新试验的机器旁。缺啥有人给啥，短啥有人补啥，真是人多力量大，办啥

啥能成。小俊这几天神气多了，脖子上围条毛巾，手里拿着个三角尺，象工程师一样，一会动动机器这儿，一会摸摸机器的那儿，象个永不疲倦的战士，珍视着这一重大改进。

一次、两次、五次，……一连试验了十二次，灵巧的新式折页机终于成功了，马达伴着它唱起歌来。一张接一张的书页儿，象一条银龙似的钻进规矩板，然后，又折成成品吐出来，跃身起伏，真象银龙在翻腾。顿时，机器旁掌声四起，欢声冲天。机器的响声，人们的笑声，紧紧融合在一起，奏成了一支动听的跃进曲。

（原载《山西文化》一九六〇年1期）

一斤点心

张桂根

好久没有甜甜密密地睡一夜了。但我并没有觉得疲劳，只要一想到生活的幸福，劲头就来了。党号召大跃进嘛！就得干，就得苦干，巧干，争着干，那怕天大困难的活儿，只要我去做，我就要拼上命去干。这是给自己干，又不是十年前为资产家卖命效劳！

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党委李诚书记就兴冲冲的找我了。他进了工房门别的不说，出口就是“王师付，王师付，昨天告你的话怎么不听呢？人有天大能耐，身体是本钱，累垮了，还不是合不过来嘛！”李书记的脾气我是摸底的，别看他的眼睛睁得挺大，还用两个指头逼着你。象这样的脸

面，嘿！我已经碰过好多次了，不过 每回 他 总是别不过我的，每次都是经过争论，他就会拍着我的 肩膀说：“你有理”。然后就笑着走去。

今天我依然照旧，先是装没听见，低着头只管琢磨我的改进计划。李书记也跟往日一样，见我不吭声，就进前一步说：“喂！王师付，快歇歇去吧！”我呢，仍是原盘照旧，只把案子一拍，取笑说：“怎么？你不同意工人搞技术革新嘛？我东成是苦战改机器，不是来挖墙根，如果你不让我苦干的话，那你就得以身作则呀！为什么你也经常瞒着别人偷偷的整夜坐在办公桌旁呢？你给我说呀！”

我以为这一来，他定会象往日一样，拍一下我的肩膀笑着走去。谁知他学下真本领了，没有照以往那样做，相反的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走！王师付，找个地方我给咱答复一下。”说着，他就用劲地拉着我要走。也许是我力弱的缘故吧！终于被他一拉一推地离开了工房。

进了党委办公室，我以为他又要责备我偷着加班加点的事，谁知出我预料之外，他把我推坐在办公桌旁的凳子上，倒了杯水，然后从抽屉里端出一盘金黄色的点心让我吃。我惊奇地问他道：“李书记，你平素生活朴素，吃饭连份一角的肉菜都舍不得吃。今天怎么倒吃起这玩艺儿来哩？”李书记跟我边吃边谈，从谈话里我明白了点心的来历。

原来是这样：昨天李书记家乡来了一位本家叔父，是到太原来看病的。白天李书记托人把叔父送进了山大医院，晚上他抽空要去看看。山西人有个老习惯，看朋探友都爱买二斤点心，何况叔父病了怎能不买呢？

李书记在商店买点心时候，我正披着工衣，由家吃完

饭来厂打通宵。他从商店的玻璃窗上瞅见了，心头就涌上一件耽心的事儿——星期六厂里是没有夜班饭的，他想到我黑夜里干活不吃一口是不行的，别的办法没有，只好多买一斤点心，留给我吃。其实我早有准备，金狗娘早已给我烤好香喷喷的几个饼子。

我听了李书记的这段话时，感动的眼眶里不住地流下泪来。这时，我想起十年前在光华印刷商店当工人的时候，也同样打通宵干过活，可是有谁象李书记这样关心过自己呢？那时干的活儿多了，陈老板还顺心点，一时身上不舒服少干点，陈老板就指着鼻子往出撵。

吃完点心，我要回工房去，李书记说什么也不让我走。他叫收发室老武从干部值班宿舍取来两条被子。我对李书记说：“好！好！我不回工房，回家睡去行吧？”他哪肯听我的话，连说带笑地把我推在沙发上说：“就躺在这玩艺儿上睡吧，软绵绵的多美啊！”我坚持还是要回工房，这时他把脸一沉，象下命令似的说：“不准动，再要回工房就按违犯厂规处分你，听见了吧？”我噗哧一笑，他也随着咯咯笑起来。

睡着睡不着，我只好把眼皮合上了。约摸有吸一支烟的工夫，李书记小心翼翼地走在我身旁，听了听无动静，以为我睡熟了，便轻轻拉开门走了出去，他是个做事很细心的人啊！果然，隔了一阵他将门一推，伸进头来瞧了瞧我无动静，然后才咯蹬咯蹬地走去。他走后，我一骨碌下了沙发，到窗上瞧了瞧，见他不在门外了，我便乐滋滋地回到了工房。

苦战了整整二十一天，我的第八件改进——折页自动续

纸机初步成功，要正式试验了。说实话，无论改进大小物件，一到试验这阶段，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痛快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天气分外晴朗，一望无际的天空，如同蓝色的海洋，使人觉得格外清爽。

还没到上早班的时间，工房里就挤满了人。厂长赵超、党委李书记、工程师老何，还有别的车间的工友们都来等待我开车试验，他们该多么期望这项改进成功啊！我忙他们也忙，有的帮我安装零件，有的给我取这取那，连李书记也下了手跟我们一起干起活来，我的劲头就更大了。我们苦战了一夜，折页自动续纸机试验成功了，一张接一张印好的书页，飞入了滚轴，马达唱出了有节奏的歌声，工房内充满了欢乐。

这时，天亮了，工房里象赶庙会一样的人群拥挤，大家把我抬起来，高高的举起，我望着大家，感动的流下泪来。心想！这荣誉是党的，是集体的，我仅仅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尽了自己应尽的一点力量啊……

（原载一九五八年《火花》）

柳 大 姐

张 桂 根

柳大姐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宿舍里，每逢她脱去外衫的时候，我们总看见她的左肩膀上显显的烙着核桃大的一片紫色伤疤。有时，我们也问她这片伤疤的来历，但她总是象保守什么秘密似的回答着“提它干啥，说起来话就长啦。”她的这个回答就更引起我们的怀疑。

上礼拜六在厂里看电影的时候，我们又问起她这件事儿，经过一阵思索，她的脸色由红变白，她以愤恨的眼光悲痛地问我们：“你们说，妇女怀孕有罪吗？”我们异口同声说：“那还能有罪？”她低头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对！我也说没罪，可是旧社会的女工因为怀孕，不知有多少被工厂无缘无故的开除了……”接着她讲述了下面这段故事。

“记得，是一九四六年的冬天，我正好怀着我那在老家上学的玉栓。天天星星还不落，就迎着寒风提着饭盒，一颠一跛的走进那森罗殿一样的工厂。在我怀胎以后，起初总是瞒着别人，只怕嚷嚷的给经理知道了掉了饭碗。后来肚子一天天鼓起来了，怎能哄了人呢？祸就从这时降临到我的头上。

一天，我刚上了班，手里正在折书页，外号人叫猪耳朵的贾科长就鬼鬼祟祟的进工房来叫我了：‘柳连英，你马上去人事科一趟，有点事要和你谈谈。’我正要插咀问他啥

事？他抢先说：‘没有啥，一点小事，你现在就去吧！’然后他就摇摇摆摆的出去了。猪耳朵一走，周围的眼光就不停的向我看来，好象大家都替我担着心，有的默默不语，有的在悄声说：‘这家伙一来总没好事。’工房里先是沉默低语，后来赶我含着眼泪向大家告别时，他们就都停止了工作七咀八舌地骂起猪耳朵来。

我一进人事科的门，猪耳朵就点头奸笑的指着一条凳子说：‘来！来！坐下谈吧！’他一面让我坐下，一面尖声尖气的对一个写字的科员说：‘快！把昨天常经理的手喻拿出来。’我一听常经理的手喻，心里就明白了八成。猪耳朵先是坐着，后来索性站起来了，他点着一根纸烟，站在我的面前说：‘今天找你来谈的事，大概你也估计到了吧？’我低着头没有啃声。他见我不理他，就把一片猪耳朵左右一摆，眼睛一瞪说：‘听不见吗？这是和你说话！’我抬起头瞅了瞅他那吃人的面孔，就忍不住泪水从眼眶里流出来，猪耳朵这时装出一付慈悲的面孔，好象关心我似的说：‘想开些吧！这不能怨工厂不留情呀！是怨你自己不争气。不老老实实的干活，如果都是这样，工厂就该关门了。’我心里很纳闷，什么叫不老老实实的干活？当我想当面问他的时候，心里又想，自己家里还坐着锅等米下，那有劲和他斗咀，话在人家手里由他去吧！后来我又想，人心总是肉的，不管怎样，我总在厂里工作二年多啦，给他说些好话，恳求恳求，也许会暂时保住饭碗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于是我就直起腰来，陪笑的向猪耳朵说：‘科长，你修修好吧，我们家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他在街上摆的一个小纸烟摊，也是光赔钱不挣钱，婆婆今年六十多啦，腰腿疼的连炕都下不了，如果把我开除了，一

家人的生活就……’猪耳朵没有等我说完，就凶狠狠的指着我说：‘别罗嗦！给你讲好的不听，这是常经理的指示，与我姓贾的无关。’接着他就要过那个科员找出的一个二指宽的纸条说：‘你听！查女工柳连英，一贯破坏厂纪，不安心生产，有不清的男女关系，即从本日起开除出厂。常康仁，十月二十五日。’念完后，猪耳朵问我说：‘听见了吧！’我听罢，全身气得直颤抖，心里气得几乎要爆炸，简直是血口喷人，哪里来的这些无人无道的事实呢？反正事到如今了，那有好话与他们说，我鼓起勇气就骂起猪耳朵来：‘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人，开除就开除吧！为什么还要假设罪证污辱人？男女关系不清你们有什么根据？’没等我骂完，猪耳朵火了，他扑上来朝我的左脸“拍”的就打了一个耳光，‘拿你的罪证？瞧你的肚子！’哎呀，老天爷，难道有丈夫的人就不许怀孕了吗？为什么穷人就这样受欺侮？我不知从那里来的一股勇气，一头撞向猪耳朵去，拼命的咬他，只听见猪耳朵连连吱叫着向外面喊：‘门警快！快把枪拿来！’我正和猪耳朵撕缠紧的时候，看见两个穿黄衣服的狗腿子进来了，这些疯狗不分青红皂白扑过来就要捆我，我这时真是脑火极了，豁上我这条命不要了，反正一不做二不休，一狠心就把扑来捆我的一个狗腿子的中姆指咬得快要掉下来啦。狗腿子疼的直叫，猪耳朵这时闪在一边，眼如火球，手似扒手一样快，提起一条长凳子向我脑袋上打来，幸亏我眼快，头一偏没打中，恰恰就打在我的肩膀上。当时我就昏倒不醒人事了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赶我睁开眼睛时，我已睡在自己穿的破炕上，婆婆抱着我哭成一团。

据后来别人给我说，我晕倒后就被这群疯狗抬着扔在厂

门外了，是一个好心的洋车夫看了我口袋里工作证的住址，才把我送到家里。

这片紫色伤疤，时常教我这样想：咋样才能不 让旧社会的苦水再溢到咱身边，咋样才能让今天的日子越过越香甜？”

（原载一九五六年《山西青年报副刊》）

一把钥匙

阎安光

早晨，我打开窗户，一股清凉的风吹进来，使人有一种轻快舒适的感觉。

繁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上街买菜去了，小繁一起床就跑出去了，所以家里很清静。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，一夜的睡魔被赶得远远的了。

忽然，电话“叮铃”地响了起来，我走过去拿起耳机，一听就听出是我们科长的声音。他不管在什么时候说话，总是悠悠扬扬的，没有一点儿急躁情绪，即使发脾气的时候，也是那样。不过他发脾气的时候是很少的，除非你把工作搞得使他实在不能忍耐的程度，他是不会发脾气的。

科长叫我立即去局里。我放下耳机，给繁英留下个条子，便急忙来到局里。科长一见我就拉着我坐下说：“又有任务来啦！又是一件无头案，很复杂，科里的人都有其他任务，同时也只有你适合这个任务。”他边说边从身上掏出钥匙来，准备要开保险柜。我一面注意地听着，一面打量着他，他的脸仍旧是很镇静的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只是从他的说话声调上我感到这件任务有点不平常。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把钥匙和一封宗卷来说：“喏！这就是引子，是建筑公司在城门外乱坟岗发现的。这是有关材料，你先仔细地看看吧。”

我接过他递来的几张放大照片，第一张是一封短信，上

面写着：

“陈如兄：我明天要飞走了，此地就靠你们二位支撑了。给地下军准备的武器、弹药，以及一切通讯器材，都放在你看过的洞里，除你和范云兄外，任何人都不知道，也希望你们不要轻易泄露，即使是十分忠实的人，没有必要，也尽可保密。随信付去钥匙一把和开关说明。等着吧，不久我们会打回来，共军不会长久的，恕不能面别，谨祝万事顺利，化的。”

第二张照片是开关说明：“注意：洞的周围都埋有特别地雷（十五年内有效），切勿在洞的周围挖掘。第一道门开法：将钥匙垂直插入，向左旋转五周，用手轻推，门即可开。第二道门开法：将钥匙垂直插入，向右旋转十五周，稍停三十秒钟，门即可自动打开，切勿多旋，多旋就会爆炸。附注：由第一道进到第二道门的路线图，放在第一道门的左侧的小铁箱内。”我拿起钥匙，这是个样子有点奇怪的钥匙，上面已经生了锈。

我看完材料后，科长又接着说：“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。任务是很艰巨的。现在你把你的看法谈一谈吧！”我踌躇了一下便把我的看法说了出来：“解放前夕，特务头子任化的给他的爪牙——准备潜伏下来的特务，准备了一批货物，这件事情只有任化的本人和他的亲信陈如及范云知道。但是地洞的位置，以及打开地洞的秘密，只有任化的一人知道，在任化的准备逃走的前一天，才把开地洞的秘密转给了陈如，但不是当面传的，这是因为某种原因，可是任化的并没有逃成，第二天城市就解放了。任化的在我们进了城的时候，和他的姨太太一块自杀了。陈如可能是在这个期间被炮